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维斯塔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 维 斯 塔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选编

元文琪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伊朗)杜斯特哈赫
选编;元文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7-100-08232-7

I. ①阿… II. ①杜…②元… III. ①祆教—宗教
经典—伊朗—古代 IV. ①B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15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阿 维 斯 塔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选编

元文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232-7

2011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42.00 元

اوستا نامه مینوی آیین زرتشت

چاپ دوم ۲۵۳۵

نقاش
جلیل دوستخواه

انگزارش
استاد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根据德黑兰珍珠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目 录

序言.....	1
编者前言	14
马兹达·亚斯纳颂歌	25

第一卷 伽萨

第一篇 阿胡纳瓦德·伽萨	35
第二篇 奥什塔瓦德·伽萨	65
第三篇 塞潘特马德·伽萨	87
第四篇 沃胡赫什塔尔·伽萨.....	100
第五篇 瓦希什图伊什特·伽萨.....	107

第二卷 亚斯纳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26
第十二章.....	133

第三卷 亚什特

第五篇 阿邦·亚什特.....	140
-----------------	-----



第八篇 蒂尔·亚什特	178
第十篇 梅赫尔·亚什特	198
第十三篇 法尔瓦尔丁·亚什特	245
第十四篇 巴赫拉姆·亚什特	278
第十九篇 扎姆亚德·亚什特	298

第四卷 万迪达德

第五章	326
第七章	331

第五卷 维斯帕拉德

第七章	338
第十五章	341

第六卷 胡尔达·阿维斯塔

一、大西鲁泽篇	352
二、阿法林甘篇	362
(一)阿法林甘·达赫曼	362
(二)阿法林甘·伽萨	366
(三)阿法林甘·伽罕巴尔	370
(四)阿法林甘·拉皮特温	377

附录	381
----	-----



一、《阿维斯塔》神话中的主要善神和恶魔	381
二、琐罗亚斯德教传说中的先知圣徒和帝王英雄	393



序 言

摆在尊敬的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由贾利尔·杜斯特哈赫·伊斯法罕尼先生选编而成，这是他以勤奋和智慧取得的可喜收获。数年前，我在德黑兰文学院执教时与他相识。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他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引起我的关注，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在伊朗学方面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为我国的古代文化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

本书出版之前，尊敬的读者想必已读过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这证明数年前我对他的期待并非是过高的奢望，而是符合实际的。近年来，几位饱食终日、不学无术的老朽，居然也对伊朗学发生兴趣；其实，他们不过是把伊朗最古老的文献《阿维斯塔》当成手中的玩物而已^①。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就格外令人感到欣慰。

这几位才疏学浅的老腐儒哪里知道，目前我们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人正在伊朗、欧洲和美国埋头钻研阿维斯塔文、古波斯文、帕拉维文和梵文（与我国古代的伊朗语言颇为相近）。从 25 年前至今，少说也有数千名伊朗大学生业已程度不同地掌握了这些古老

^① 参见拙著《亚斯纳》第 1 卷前言，德黑兰，1961 年。



的语言。眼下德黑兰就有三四所学校(其中包括大学)开设了有关的课程。时至今日倘若有人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阿维斯塔》是用楔形文字写成的,岂不令人耻笑。这几位平生不得志的老学究似乎想钻进古籍经文里去寻求和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抑或借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不幸的是,他们选错了方向和道路,因为即使他们从故纸堆中能捞到一点油水,乃至编写成书,充其量也不过是陈旧不堪的破烂货。

众所周知,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如阿维斯塔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等,是世界上最古奥艰涩的语言,比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还难以掌握。这几位迂腐透顶的老夫子大概以为,只要翻阅几部观点陈腐的有关著述,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自诩为“伊朗通”了。其实他们如获至宝的那两三部词典,早已被弃之不用,成为过时的陈货。由印度和法国出版的这几部工具书的编者,对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或者一窍不通,或者略知一二。严格地说,他们是不能胜任这类工具书的编纂工作的;倘若勉为其难,那产品的质量就要打折扣,必属粗制滥造之类。

迄今为止,在伊朗学,尤其是阿维斯塔学方面,已有世界各国著名的东方学者和专家,用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撰写了数百部颇有价值的著述。凡有志于这门学问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和借鉴这些见解独到的学术论著,大可不必死抱住坎伽(Kāngā)和达尔梅斯泰特(Darmesteter)等人的那几部旧著不放。

1904年3月去世的琐罗亚斯德教“希尔巴德”^①坎伽,享年65

① Hirbad,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称谓之一。——译者注

岁,在西方的东方学者眼中无足轻重,声望不大。殁于 1894 年的达尔梅斯泰特虽曾名噪一时,但时过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著述中错误百出,于是,身份跌落,不再为人所看重。

据说,老学究当中居然有人声称:他们从坎伽编纂的词典中领悟到阿维斯塔语的奥秘。这部词典究竟是什么货色,必须弄个明白,以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印度一波斯人^①考斯基·埃德尔吉·坎伽,于 1900 年在孟买出版了《阿维斯塔语—古吉拉特语^②—英语词典》,其中使用了阿维斯塔文,亦即“丁·达比拉”^③。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位自称连阿维斯塔字母都不认识的老学究,怎么能在词典中分辨出阿维斯塔语词来呢?即使他求助别人认出了阿维斯塔语词,又怎么能理解用古吉拉特语和英语注释的词义呢?

与坎伽编的《阿维斯塔语词典》比较起来,现在出版的《〈亚斯纳〉研究》等著述,亦即鄙人的《〈阿维斯塔〉校注》,显然是相形见绌、不值一提的,因为前者据说如同《恩楚明·阿拉·纳赛里词典》^④,享有“权威性”之作的美名。

坎伽还编了一部《英语—阿维斯塔语词典》,在他死后,由琐罗



① 亦称“帕西人”(Parsiyan),8 世纪初由波斯迁往印度西部海岸古吉拉特等地的伊朗移民及其后裔,绝大多数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译者注

② 印度西部沿海古吉拉特一带流行的地方语言。——译者注

③ 又称“丁·达比里”(Dēn-Dabiri),伊朗萨珊王朝(224—651)时期流行的帕拉维语宗教文字。一说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于 4—6 世纪创造,专门用来书写波斯古经《阿维斯塔》。——译者注

④ 由礼萨·戈利·汗·赫达亚特以恺加王朝纳赛尔丁王(1848—1896 年在位)的名义,编定于 1869 年,被公认为是一部集古代词书之大成的波斯语工具书。——译者注

亚斯德教“希尔巴德”达哈巴尔(Dahābar)于1909年在孟买出版。达哈巴尔先生在伊朗阳历1331年9月11日,即公元1952年12月2日谢世。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在审定出版坎伽的《英语—阿维斯塔语词典》时,我参考了盖格(Geiger)和杰克逊(Jackson)的有关著述,尤其是巴尔托洛梅(Bartholomae)的《古代伊朗文化词典》一书——这些书坎伽均未曾读过。”

由此可知,坎伽的《阿维斯塔语—古吉拉特语—英语词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书至今居然还有市场。1888年至1901年间,坎伽曾将《阿维斯塔》翻译成古吉拉特文,共四卷。此外,他还编写出《阿维斯塔语语法》一书,于1891年在孟买出版。

考斯基·埃德尔吉·坎伽算得上是位学识渊博的“希尔巴德”,他在孟买的毛拉·菲鲁兹学院执教长达40年。上述他的各种著作,除了古吉拉特语《〈阿维斯塔〉译注》外,笔者均有藏书。(注意不可将其与另一位琐罗亚斯德教“希尔巴德”曼克·法里东吉·坎伽相混同,后者学有所成,著作等身,愿他健康长寿,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我的意思是,每当听人提到坎伽的《阿维斯塔语词典》时,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个坎伽指的是谁,他的词典有无学术价值。上述那部词典已不适用,早该淘汰了。借用老学究们惯用的套话来说,他们所撰写的文章,真可谓“弄虚作假”、“信口雌黄”、“不足挂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诸如此类欺世盗名的卑劣手法不胜枚举。另一位“精通”外语的老学究(他本人再三强调这一点),居然拉大旗



作虎皮，抬出昂克蒂尔·德佩龙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和达尔梅斯泰特的《赞德·阿维斯塔》来吓唬人。

昂克蒂尔·德佩龙的《阿维斯塔》译注本难道在问世 200 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一二百年前出版的物理、化学和医学等方面的著述，难道至今还能派上用场？且看昂克蒂尔·德佩龙是何许人，他的《阿维斯塔》译注本又是怎样编写出来的。

欧洲率先发行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著作是在 1700 年。这部书是由英国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根据希腊、罗马、伊朗和阿拉伯的有关著述用拉丁文编写而成的。(说不定明天会出现一位想入非非的老学究，或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追逐名利的小青年，不识趣地拿这本书在人前炫耀。须知，仅懂语言并不一定就能理解书的内容。)

这部书引起法国人亚布拉罕·昂克蒂尔·德佩龙(Abraham Anquetil du Perron)的极大兴趣，他很想结识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于是决定奔赴印度，去访问那里的印度一波斯人。1755 年 2 月 24 日，年仅 26 岁的昂克蒂尔·德佩龙从洛里昂(Lorient)港只身登上开往印度的轮船。因为身无分文，他不得不充当船上的小工。半年后，即同年 8 月 10 日，轮船抵达本地治里(Pondichéry，位于孟加拉湾的印度东海岸)。后又冒着风险，几经周折，才于 1758 年 4 月 28 日到达苏拉特(Surat，孟买北部海港)，在那里侨居三年(直至 1761 年)。

在苏拉特，向昂克蒂尔·德佩龙传授《阿维斯塔》知识的启蒙老师，是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达斯图尔”^①达拉布，他本人对阿维



^① 达斯图尔(Dastūr)，琐罗亚斯教首领和主祭的称谓。——译者注

斯塔语和帕拉维语并不怎么精通。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和印度一波斯人多少对“马兹达·亚斯纳”^①有所了解,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代口耳相传的内容。这些传统的说法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却并不具备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阿维斯塔学的价值。

毫无疑问,“达斯图尔”达拉布在当时算得上是印度一波斯人学者中的佼佼者,他想必是被尊为“维拉亚蒂”^②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达斯图尔”贾马斯布·卡尔曼尼的门徒之一。后者曾专程赴印度考察教徒的实况,或者向印度一波斯人传达过伊朗祭司长的教令。

贾马斯布·卡尔曼尼寄居苏拉特期间,有两三位印度一波斯人向他请教过有关宗教神学方面的知识,其中之一便是昂克蒂尔·德佩龙的启蒙老师“达斯图尔”达拉布,另一位是“达斯图尔”卡乌斯。

叶兹德·盖尔德历^③ 1090 年 2 月 30 日(相当于公元 1720 年 11 月 26 日),“达斯图尔”贾马斯布·卡尔曼尼从克尔曼出发去印度,在苏拉特小住八九个月后,于 1721 年返回伊朗。

达拉布祭司出身,前几辈全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穆贝德^④,其世系传承依次为凯·古巴德→沙普尔→法拉马尔兹→巴赫拉姆→巴赫曼→索赫拉布→达拉布。他于叶兹德·盖尔德历 1141 年 12 月

① 又称“马兹达·亚斯尼”(Mazdā-Yasni),词意为“马兹达崇拜者”,亦即“马兹达教”,系琐罗亚斯德教的前身;有时也指琐罗亚斯德教。——译者注

② 系琐罗亚斯德教主祭的尊号,含有“至尊”、“敬爱”之意。——译者注

③ 伊朗古代历法之一,以萨珊王朝末君叶兹德·盖尔德三世(632—652 年在位)登基为王的 632 年为元年。——译者注

④ “穆贝德”(Moubed),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称谓之一,其职位高于“穆格”(Mogh)。——译者注



2日(相当于公元1777年8月)逝世,享年75岁。

1934年1月7日我来到苏拉特。昂克蒂尔·德佩龙的启蒙老师“达斯图尔”达拉布的第七代孙“达斯图尔”巴赫拉姆·伊拉杰·库马纳(Bahrām-yraj-kumānā),时年55岁,他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将吉万吉·贾姆希德·穆迪编著的有关昂克蒂尔·德佩龙与“达斯图尔”达拉布的书^①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此书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在这位热情好客的“达斯图尔”陪同下,我们走进“达斯图尔”达拉布向昂克蒂尔·德佩龙讲授《阿维斯塔》及其帕拉维语文献为时三年的那套客房。上课用的那间小屋已被烧毁。“达斯图尔”巴赫拉姆·伊拉杰·库马纳的父亲、84岁高龄的“达斯图尔”巴赫曼·努希拉万当时尚健在。

粗通波斯语的昂克蒂尔·德佩龙,一边听“达斯图尔”达拉布讲解,一边作笔记,就这样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从他后来发表的《赞德·阿维斯塔》来看,显然他对老师的讲课有许多地方理解得并不准确。

1761年3月15日,昂克蒂尔·德佩龙从苏拉特启程返回欧洲。他先到英国牛津,把自己在印度蒐集的若干《阿维斯塔》及其帕拉维语文献的抄本,同布德利昂图书馆保存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对照和比较,随后于1762年5月14日前往巴黎,将一百八十分阿维斯塔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和梵文的抄本和资料馈赠帝国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嗣后,他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学习笔记,终于在1771年于巴黎出版了题名为《赞德·阿维



^① Angutil du perron and Dastūr Dārāb, by J. J. Mudi (Bombay 1916).

斯塔》(Zend-Avestā)的两卷本译著,此乃用欧洲的流行语言对《阿维斯塔》进行翻译和注释的首次尝试。昂克蒂尔·德佩龙于1805年去世。

《赞德·阿维斯塔》问世后60余年间,除克勒柯(Kleuker)将昂克蒂尔·德佩龙的译著从法文转译为德文,从1776年至1777年陆续在里加出版而外^①,欧洲人未曾发表过任何有关阿维斯塔学的著述。

不言而喻,百多年前问世的《赞德·阿维斯塔》在阿维斯塔学方面,现已算不得什么名著。平心而论,昂克蒂尔·德佩龙不愧为先驱者。当年他历经艰险,长途跋涉去印度求学,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此等荣誉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今看来,他那大部头的译著,惟记述印度一波斯人生活状况的前言部分还多少有些价值;可是,就是在该书前言中也有很多纰漏,切不可以为那里说的全都千真万确。上述穆迪(Mudi)的书中就曾指出《赞德·阿维斯塔》的不少错误。

为阿维斯塔学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当首推法国东方学者厄冈·比尔努弗(Eugène Burnouf)。同许多19世纪的专家学者一样,他认识到梵语与阿维斯塔语有近缘关系,为从缺乏科学依据的伊朗古籍经文的传统解说中摆脱出来,必须求助于古代印度人的宗教圣书《吠陀》(Vedā)和其他梵语文献。有鉴于此,比尔努弗先于1833年发表了附有详注的《亚斯纳》第一章,继则又在1840年至1846年间将《亚斯纳》第九章的译文公之于世。

^① Zend-Avestā Zoruastrers lebendiges wort, von JOh. Fr. Kleuker (Riga 1776—1777).